

图书馆 故事会

xuezheljiangtancongshu

Qushihui

吕思勉 著

学者讲坛丛书

经子解题

《经子解题》除了把我引进学术之门外，还传授我大量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是不可短缺的。
步入文史领域的入门书

名誉主编 王元化

Gushihuijiao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吕思勉著

经子解題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陆震伟

经 子 解 题

吕思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em@publicl.sta.net.cn

网 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插页 1 字数 132,000

1999年1月第1版，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21-1771-5/I·1435 定价：8.00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受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羨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编者的话

站在世纪门槛边的中国人,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回首百年风云,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并汲取他民族文化精华以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无数令人反思不已的话题。中国人,由于历史传统的厚重积淀,自从跨入近代以来,一直未免于步履蹒跚,进程迂缓;中国人,又由于百折不挠的坚毅自信,至终也不会甘于落后,放弃进步。溯自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进步与昌盛,上下古今,八方求索,苦心研讨,著书立说,用以沾溉世人,启迪后学。回顾历史,我们固然常常涌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感喟;瞩目将来,又不能不时时记取先民“温故而知新”的教诲。

民族文化的形成,得自历史的积累;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同样有赖前赴后继的追求。中国人汲取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不始于今日;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雄视阔步,正是

凭藉着前人的开拓与经验。因此,在今天的“知新”,即学习他民族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切切不可忘却“温故”,即接受并借鉴前人的求索成果。漠视前人在继承传统与消化外来文化方面的已有成绩,凡事重“新”而厌“故”,将前人辛苦经营的文化遗产轻率弃置,实非明智者所当为。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固然在日日更新,但今日之“新”,何尝不会成为明日之“故”?而昨日之“故”,又何尝不能培育今日之“新”?在文化学术的领域里,有对先哲的充分敬意,有对前贤的虚心继承,才可称其能“温故”,也才可信其能“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故相循,生生不已,既是自然世界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法则。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当前的出版潮流中,既有志于为读者大量提供“知新”的读物,又有心于“温故”。现承命遴选前辈学者的传世佳作,重印以饷读者,征讨并及当代学人的未刊著述,新版以惠后学。入选各书,均诚邀专家,新撰导言,并辑作者简传附后,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因感主持人愿力之弘,用意之邃,故不辞谫陋,谬膺委任,幸赖师友关爱,勉强完命。因所选多为导人问学入门的小种著作,其中不乏前辈讲学之稿,故总冠以《学者讲坛》之名。编选之间,展诵多益,以己推人,如读者亦同感受益,更自荣幸。

一九九八年五月吴 格记于复旦园

引导我步入古代文史领域的入门书

黄永年

我已过了古稀之年，步入我国古代文史领域也不止半个世纪了。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这样的老人一定是读古书出身的吧？其实不然，我是和今天的青年人同样地上小学、中学，甚至其前还读过一年幼稚园（也就是今天通称的幼儿园），而且小学、中学的课程也大体和今天相同。我当年和古代文史打交道，其实多半靠自学，而传授我古代文史基础知识，引导我自学古代文史典籍的，首先是吕诚之（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我记得很清楚，这是整六十年之前，也就是今年农历戊寅年的上一个戊寅年——1938年冬天的事情。当时为了让我继续读初中，我家不得不住进已经沦陷于日寇的常州城里，我在大街边的地摊上很偶然地买到了这本《经子解题》，因为已经破旧，只花了15个铜元也就是当时的法币5分钱。今天的青年人可不要看轻这5

分钱换来的破书，没有它，不遇到它，我可能走不上研究古代文史的道路，即使想走也不知道得走多少弯路。

今天打开这本书仍可看到吕先生在民国 13 年（1924 年）写的自序，序里讲了此书的三点“有益初学之处”。只是当时只有 13 岁的我对此并没有能够马上领会。所以在这里我只想如实地回忆一下读了这本书的一些肤浅感受，讲讲我个人得益之处，这对今天的初学者也许会更有帮助。

众所周知，我国的古书魏晋以来已大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四部中史和诗文集说些什么一般还比较容易懂，不容易懂的是子部的先秦诸子和经部的今文、古文、宋学、汉学以及什么经、什么传，比较起来经部的这些东西尤其难懂。不怕今天的青年人笑话，我在抗日战争头一年逃难到江阴家乡，也曾跟人家读过半部《孟子》和十几篇《古文观止》里选的文章，看到所选《礼记》的《檀弓》篇尽是讲历史故事，还认为讲礼制的是另一部同名的《礼记》呢！而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即将走完之时，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之类已多得不可胜数，而讲经学的仍少得寥若晨星。有人作过试验，请某大学中文系高年级生写出《十三经》的名目，没有一个写得全。这都说明经学这玩意实在不好懂，不好讲。因为要真正讲懂讲透，必须把《五经》以至所谓《十三经》用功通读，有的还需连注疏读，对宋元人注以至清人的新注新疏也分别下功夫，而本世纪中能对其中一经下功夫的已不多，何况遍及所谓《十三经》，个别以讲经学自命的我就怀疑他究竟通读过几种经的经文。真正兼通群

经、博览注疏的，就我所知吕先生是一位，而且是从学术来讲经学，而不是像某些高级村学究想用读经来玩什么匡正世道人心的把戏。所以这本《经子解题》一上来就把我引导上正路，使我懂得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经学史，以及每种经传究竟讲些什么，今天应如何对待，如何研究，该看哪些书，对《尚书》、《礼记》、《大戴礼记》等逐篇所作的解题，使我后来翻看这些书时心中先有个底子。先秦诸子部分也是如此，是逐部通读下过硬功夫后写出来的，所以能作出“儒家之《荀》，墨家之《墨》，法家之《管》、《韩》，道家之《老》、《庄》，杂家之《吕览》、《淮南》，实诸子书中最精要者，苟能先熟此八书，则其余子部之书，皆可迎刃而解，而判别其是非真伪，亦昭昭然白黑分矣”的精辟之论，而对各个子书所作的篇目解题，和经部一样都是最精要的导读。我以后虽然不曾以研究古代思想为专业，但谈起这方面还不致外行，就多受这《经子解题》之赐。在这些方面，我认为只有梁任公（启超）写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与比美，因为所讲的书也都是梁任公真读过的，不过总不如吕先生这本《经子解题》讲得全面。

《经子解题》除了把我引进学术之门外，还传授我大量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是置身于我国古代文史领域所不可短缺的，否则便要闹笑话，要被人们认为不够格、不入流的。以经部而言，从这本书里可以知道今文经学的《六经》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次序才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现在很多人却习惯于遵从古文次序的《十三经》顺序，而不知道今文经学的本来次序了。《周礼》、《仪礼》、《礼记》之为“三礼”今人还能知道，吕先生这本书里所说的西汉时“高堂生所传之《礼》，本止十七篇，即今《仪礼》，是为《礼经》，《周礼》本称《周官》，与孔门之《礼》无涉，《礼记》亦得比于传耳”。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春秋经》之有“三传”今人也能知道，但这本书里所说今文经学的《春秋》“皆合今之《经》与《公羊传》而言之”。就更少有人知道了。还有那《书》也就是《尚书》，在通行《十三经注疏》、《十三经白文》里的都是 58 篇，其实是把今文《尚书》28 篇中《尧典》的下半篇析作《舜典》，《皋陶谟》下半篇析作《益稷》，《顾命》下半篇析作《康王之诰》，《盘庚》析成 3 篇，这样把 28 篇变成 33 篇，再加上王肃伪造的《大禹谟》、《五子之歌》等 25 篇成为 58 篇，以后又加上《舜典》篇首 58 字成为今通行的《尚书》。这也是吕先生这本书里讲得清清楚楚的，我最早也是从这本书里知道的。可现在把这伪造的 25 篇通称为《伪古文尚书》的当作真书引用者还大有人在。早一些有杨荣国，在他那本“评法批儒”时一马当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里，在引用伪书《孔子家语》的同时也把《伪古文尚书》当作真书来引用，而近年来这么引用的仍不见减少。前年一本颇有声誉的刊物上登了篇文章便大引其《蔡仲之命》、《大禹谟》、《仲虺之诰》、《汤诰》、《咸有一德》、《泰誓》、《武成》等《伪古文尚书》来讲周初人的思想，还说“对于其中各篇今古文之别及时代的差异，未予细

计”。可见这位先生连《伪古文尚书》之与《尚书》的今古文是两码事这点都未闹清楚。如果他肯读点吕先生或梁任公的书应该不致如此。子部的《列子》之为伪书，《邓析子》之经伪窜，在吕先生这本书里也都讲得很清楚。还有那《鹖冠子》，因为它和新发现的帛书《黄帝书》相像，许多人肯定它是楚人所作的古书，并埋怨当年柳宗元把它斥为伪书以致它成为了前此所有人都不提的书，其实吕先生这本书里便给《鹖冠子》写有专篇，说它“词古义茂，决非汉以后人所能为”，“实为子部瑰宝”，早就对它很重视。

要有能力通读文言文（亦即今时所谓古代汉语），还要能写点清通的文言文，这应该是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史者的要求。只是近年来能做到通读的已不是很多，以致有些古书今译常译出点笑话。至于能写，那就更不容易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当年倒是过了关的，从初中开始作文课上就一直试写文言文，到高中时已像个样子。这并不是靠今之所谓语法，因为我除了上中学时读过英语语法（当时叫英文法）外没有再学任何语法，所以能过关，是多看无标点的线装古书，多看多读古人以至今人的好文章。而吕先生这本用文言文写的书，也正如我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是“既不像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像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另外《论读经之法》中评论经传的文字，指出哪些可以熟读。《论读子之法》讲“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留心文学者于此加以钻研，固胜徒读集部之书者

甚远”。所有这些对从事文学研究者也很有帮助。

吕先生这本《经子解题》是民国 13 年(1924 年)写定,民国 15 年(1926 年)由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国学小丛书》的一种,稍后又编入《万有文库》第一集在民国 19 年(1930 年)出版,而《国学小丛书》本以后还重印过不止一次。我当年在地摊上买到的是《万有文库》本,后来又购藏了《国学小丛书》本。这些本子现在都很难见到了。把它重印公世,使之广为流传,应该对初学者以至虽非初学但尚未读过这本书的文史研究者都会有好处。

1998 年 1 月 28 日,农历戊寅年元旦。

自序

本书皆予讲学时所论,及门或笔录之,予亦稍加补正。群经及先秦诸子之真者,略具于是矣。所积既多,或谓其有益初学,乃加以编次,裒为一帙,印以问世焉。此书有益初学之处凡三:切实举出应读之书,及其读之之先后,与泛论大要,失之肤廓,及广罗参考之书,失之浩博,令人无从下手者不同,一也。从前书籍解题,多仅论全书大概,此多分篇论列,二也。论治学方法及书籍之作,亦颇浩繁;初学读之,苦不知孰为可据,此所举皆最后最确之说,且皆持平之论,三也。然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愿与承学之士共勉之。弩才自识。民国十三年七月。

目 录

引导我步入古代文史领域的入门书	黄永年
自序	7
论读经之法	1
诗	14
书	22
仪礼 礼记 大戴礼记 周礼	38
易	56
春秋	63
论语 孟子 孝经 尔雅	72
论读子之法	76
老子	94
庄子	99
列子	106
荀子	109
晏子春秋	117
墨子	119
公孙龙子	126
管子	129

韩非子.....	138
商君书.....	145
尹文子.....	149
慎子.....	152
邓析子.....	154
吕氏春秋.....	155
尸子.....	169
鹖冠子.....	172
淮南子.....	176

附录 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	黄永年
--------------------------	-----

论读经之法

吾国旧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而四者之中，集为后起。盖人类之学问，必有其研究之对象。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固无所谓集也。然古代学术，皆专门名家，各不相通。后世则渐不能然。一书也，视为记载现象之史一类固可，视为研求现象，发明公理之经、子一类，亦无不可。论其学术流别，亦往往兼搜并采，不名一家。此等书，在经、史、子三部中，无类可归；乃不得不别立一名，而称之为“集”。此犹编新书目录者，政治可云政治，法律可云法律，至不专一学之杂志，则无类可归；编旧书目录者，经可曰经，史可曰史，至兼包四部之丛书，则不得不别立丛部云尔。

经、子本相同之物，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为经。此等见解，在今日原不必存。然经之与子，亦自有其不同之处。孔子称“述而不作”，其书虽亦发挥己见，顾皆以旧书为蓝本。故在诸家中，儒家